

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

拾伍

劉秉忠張文謙寶獸姚樞列傳第六十五

蒙兀兒史記卷第八十三

武進屠 寄簪

劉秉忠字仲晦。初名侃。其先瑞州人。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。因家焉。故自大父澤而下。遂爲邢人。歲庚辰。木合黎取邢州。立都元帥府。以其父潤爲都統。事定。改州錄事。歷鉅鹿內丘兩縣提領。侃風骨秀異。志氣英爽。八歲就學。日誦數百言。年十三。爲質子於帥府。十七。爲邢州節度使府令史。鬱鬱不樂。一日投筆歎曰。吾家累世衣冠。乃汨沒爲刀筆吏乎。卽棄去。隱居武安山中。久之。天寧虛照禪師招致爲僧。名之曰子聰。使掌書記。後遊大同。居南堂寺。海雲禪師奉忽必烈汗潛邸之召。道過大同。聞其博學多材。藝邀與偕行。子聰兼通儒釋。尤邃於易。及邵雍皇極經世書。至於天文地理律曆暨三式六壬遁甲之術。靡不精究。忽必烈汗與語。大愛之。海雲南還。子聰遂畱侍潛邸。後數歲。奔父喪。汗賻金百兩。仍

遣使送至邢州。子聰雖已出家居喪，仍依世法，哀毀幾至滅性。服除，被召復還和林。奏記潛邸曰：典章禮樂法度，三綱五常之教，備於堯舜。三王因之，五霸敗之。漢興以來，至於五代，千三百餘年，由此道者，漢文景光武，唐太宗玄宗五君，而玄宗不能無疵也。然治亂之道，係乎人，而由乎人。天生成吉思皇帝，起一旅降諸國，不數年而取天下，勤勞憂苦，遺大寶於子孫，庶傳萬禩，永保無疆之福。愚聞之以馬上取天下，不可以馬上治之。昔武王兄也，周公弟也。周公思天下善事，夜以繼日，每得一事，坐以待旦，以匡周室，以保有周天下八百餘年。周公之力也。今可汗兄也，大王弟也。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，在乎今日，千載一時，不可失也。人君之任，在內莫大乎命相，相以領百官，化萬民。在外莫大乎命將，將以統三軍，安四域。內外相濟，國乃可立。天下之大，非一人之所能及。萬事之細，非一心所能察。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，分監京府州郡。即魯督責有司，仍差官按察，節者升，否者黜。天下可不勞而定也。往者中原

戶過百萬。自忽禿忽那顏斷事之後。舊作忽那顏差繇甚大。加以軍馬調發。使臣煩擾。官吏乞取。民不能堪。多所逃竄。宜比舊減半。或三分去一。就見在之民。以定差稅。招攜流亡。使之復業。再行定奪。今官無定次。清潔者不遷。污濫者不黜。可比時古例。定百官爵祿儀杖。使家足身貴。有犯於民。設條定臯。威福者君之權。奉命者臣之職。今百官自行威福。進退生殺。唯意之從。宜從禁治。天下之民。未聞教化。見在囚人。宜從赦免。明施教令。使之知畏。則犯者自少。教令之設。又不宜繁。因大朝舊例。增益民間所宜設者。十數條足矣。教令既施。臯不至死者。皆提察。然後洩。犯死刑者。覆奏然後斷。庶不致刑及無臯。天子以天下爲家。兆民爲子。國不足。取於民。民不足。取於國。相須如魚水。有國家者。置府庫。設倉廩。亦爲助民。民營產業。闢田野。亦爲資國用也。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。若實應當差發。所借宜依可汗聖旨。一本一利。官司歸還。凡賠償無名。虛契所負。及還過元本者。並行赦免。納糧遠倉。有一廢十者。宜就輸近倉。

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偏重。宜計所費以準差發。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。宜從舊制禁橫取。減稅則以利百姓。倉庫加耗甚重。宜畫一度量權衡。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。以存信去詐。金銀所出。淘沙煉石。實不易爲。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。裝器械。取一時之華麗。廢有用爲無用。甚可惜也。宜從禁治。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。章服有制。外無職之人。不得僭越。今地廣民微。賦斂繁重。民不聊生。何力耕耨以厚產業。宜差勸農官二員。帥天下百姓務農桑營本業。實國之大益。古者庠序學校。代有興設。今郡縣雖有學。竝非官置。宜從舊制。脩建三學。設教授。開選擇才。以經義爲主。詞賦論策次之。兼科舉之設。已奉可汗聖旨。因而言之易行也。開設學校。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。選達才任用之。政府莫大於朝省親民。莫近於縣令。雖朝省有法。縣令猶宜慎擇。縣令得人。民自安矣。關西河南地廣土沃。以軍馬之所出入。荒蕪不治。宜設官招撫。不數年民歸土闢。以資軍馬之用。實國之大利。移刺中書

材拘推鹽鐵諸產。商賈酒醋貨殖諸事。以定宣課。雖從實恢辦。不足亦取於民。已不爲輕。輿都刺合變舊作輿合變從本紀校正奏請倍舊額推之。

往往科取於民。科推竝行。民無所措手足。宜從舊額辦推。更或減輕。罷繁碎。止科徵。無縱獻利之徒。削民害國。鰥寡孤獨廢疾者。宜設孤老院。給衣糧爲養。使臣到州郡。宜設舍館。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。孔子爲百王師。立萬世法。今廟堂雖廢。存者尙多。宜令州郡釋奠如舊儀。近代禮樂器具壞散。宜令刷會。徵太常舊人。教引後學。使器備人存。漸以脩之。實太平之基。王道之本。今天下廣遠。雖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。亦天地神明所默祐也。宜訪名儒。循舊禮。尊祀上下神祇。和天地之氣。順四時之行。使神享民依。德極於幽明。天下賴一人之慶。見行遼曆。日月交食頗差。聞司天臺改成新曆。未見施行。宜因新君卽位。頒曆改元。令京府州縣置更漏。使民知時。國滅史存。古之常道。宜脩金史。令君臣一代事業。不墜於後世。國家廣大如天。取財萬一。以養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。使

不至困窮。或有營運產業者。會前聖旨。祇責應輸差稅。其餘大小襍汎。並行蠲免。使自給養。實國家育才勵人之大端也。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。隨其鉅細短長。以施規矩繩墨。孔子曰。君子不可小知。而可大受。小人不可大受。而可小知。蓋君子所存者大。不能盡小人之事。或有一短。小人所拘者狹。不能同君子之量。或有一長。盡其才而用之。成功之道也。君子不以言舉人。不以人廢言。大開言路。所以集思廣益。而安兆民也。古之明王。不寶遺物。所寶唯賢。如使賢者在位。能者在職。足以輔人主之盛德。明國家之政刑。然天地之大。日月之明。而或有所蔽。且蔽天之明者。雲霧也。蔽人之明者。私欲佞說也。常人有之。蔽一心也。人君有之。蔽天下也。當選左右諫臣。使諷諭於未形。付畫於至密。君子之心。一於理義。小人之心。一於利欲。君子得位。可容小人。小人得勢。必排君子。明君在土。不可不辨也。孔子曰。遠佞人。又曰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此之謂也。今言利者衆。非圖以利國便民。實欲殘民而自利也。宜將國中

人民必用之場治。付各路課稅所。以定推辦。其餘言利者。並行罷去。古者治世。均民產業。自廢井田。爲阡陌。後世不能復。今窮乏者日損。富盛者日益。宜禁行利之人。勿恃官勢。居官在位者。勿侵民利。商賈與民和好交易。不生擅奪欺罔之害。眞國家之利也。咎筆之制宜會。古酌今。均爲一法。使無敢過越。禁私置牢獄及鞭背之刑。以章好生之德。立朝省以統百官。分有司以御庶事。以至京府州縣親民之職。無不賅備。紀綱正於上。法度行於下。斯長治久安之道得矣。今新君卽位之後。可立朝省。以爲政本。其餘百司。不在員多。唯在得人焉耳。忽必烈汗嘉納之。歲癸丑。征大理。己未。攻鄂子聰並從。中統元年。忽必烈汗卽位。問以治天下之大經。養民之良法。子聰采祖宗舊典。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。條列以聞。於是下詔建元紀歲。立中書省宣撫司。金源舊臣及山林遺逸之士。咸見錄用。文物粲然一新。子聰雖居宥密。猶不改舊服。時人稱之爲聰書記。至元元年。承旨王鶚奏言。子聰久侍藩邸。積有歲年。參帷幄。

之密謀。定社稷之大計。忠勤勞勩。宜被褒崇。聖明御極。萬物維新。

而子聰猶仍其野服散號。深所未安。宜正其衣冠。崇以顯秩。

其名曰秉忠。參省舊紀及傳稱拜官後始更今名。則王鶚奏於未拜官前。稱為秉忠。殊不詞。

汗覽奏。即日詔子聰同議樞密院

事。復姓劉氏。易名秉忠。尋拜太保。參預中書省事。加光祿大夫。以

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。賜第奉先坊。且分少府官籍監戶

給之。秉忠既受命。益以天下爲己任。事無巨細。凡有關於國家大

體者。知無不言。言無不盡。汗多聽納。燕閒顧問。輒薦人物。可備器

使者。凡所甄拔。後悉爲名臣。初汗命秉忠相地。建城於桓州東。灤

水北之龍岡。三載而畢。名曰開平。繼升爲上都。而以燕京爲中都。

至元四年。又命築中都城。始建宗廟宮室。八年。奏建國號曰大元。

而以中都爲大都。它如頒章服。舉朝儀。給奉祿。定官制。皆自秉忠

發之。爲一代成憲。汗嘗以錢幣之制訪秉忠。對曰。錢用於陽。楮用

於陰。國家龍興朔漠。宜用楮幣。子孫世守之。若用錢。天下將不靖。

汗從之。後海山汗鑄錢。不久卽廢。果如秉忠之言。十一年。扈從上

都其地有南屏山。秉忠精舍在焉。秋八月。端居無疾而卒。年五十。有九汗聞驚悼。謂羣臣曰。秉忠事朕三十餘年。小心慎密。不避險阻。言無隱情。其陰陽術數之精。占事知來。若合符契。唯朕知之。它人莫得聞也。出內府錢具棺斂。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。十二年。贈太傅。趙國公。諡文貞。鐵穆耳汗時。加贈推誠協謀同德翊運功臣。太師。開府儀同三司。上柱國。改諡文正。八達汗時。進封常山王。秉忠自幼好學。至老不倦。雖位極人臣。而齊居疏食。終日澹然。不異平昔。自號藏春散人。每以吟咏自適。其詩文簡質。冲淡。類其爲人。有藏春集十卷。無子。以弟秉恕子蘭璋爲後。秉恕字長卿。受易於劉肅。秉忠雖以薦士自任。嫌於私親。獨不及秉恕。左右以間召見。遂同侍潛邸。汗嘗賜秉忠白金千兩。辭曰。山野鄙人。微幸知遇。服器悉出王府。金無所用。汗曰。卿獨無親故遺之耶。辭不允。乃受而散之。以二百兩與秉恕。秉恕曰。兄勤勞有年。宜蒙茲賞。秉恕無功。敢冒恩乎。終不受。中統元年。擢禮部侍郎。邢州

安撫副使二年。賜金符。遷吏部侍郎。三年。邢升順德府。換佩虎符。爲順德路安撫使。至元元年。拜嘉議大夫。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總管。淄萊路有死囚六人。獄已具。秉恕以爲疑。詳讞得實。平反之。六人賴以不死。召拜禮部尙書。出爲淮西道宣慰使。會省宣慰司。改歷湖州平陽兩路總管。平陽饑。輒發倉粟以振。年六十卒。官贈禮部尙書諡文定。

張文謙字仲卿。邢州沙河人。父英。金邢州軍資庫使。文謙幼聰敏。與劉秉忠同學。旣而欲習吏事。英召而責之。謝曰。仰衣食於父母。竊不自安。故勉爲此。今聞命矣。願改業。乃專心儒術。歲戊戌。幹歌互汗詔試中原儒士。文謙中選。免本戶繇役。忽必烈汗居潛邸。受邢州分地。秉忠薦文謙可用。召掌王府書記。日見信任。邢州初分二千戶爲功臣孳養食邑。歲遣人監領。不知撫治。徵求百出。民弗堪命。或愬於王府。文謙與秉忠言於汗曰。邢舊萬餘戶。兵興以來。不滿數百。凋敝日甚。誠得良牧守如眞定張耕。洛水劉肅者。治

舊傳稱尙書劉肅據後言之

之。肅可完復。於是奏立安撫司於邢。擢耕爲安撫使。肅

及李簡爲副使參議。趙良弼爲判官。王府近侍脫兀脫爲斷事官。

趙良弼傳作脫脫。按不忽不傳有通事脫虎脫。武宗紀有尙書右丞相脫虎脫。前後以卽一人。其人蓋畏兀兒種。貪鄙嗜利者。

諸人協心規畫。唯脫兀

脫遇事沮撓。

舊傳謂三人至邢。協心爲治。非實錄。

王府聞而罷之。邢乃大治。由是忽必烈

汗益重儒士。任之以政。皆自文謙發之。歲辛亥。蒙格汗卽位。忽必

烈汗以皇弟受命。領漠南漠地事。文謙與秉忠數以時務所當先

者言於潛邸。次第施行之。忽必烈汗征大理。薄太和城。其國權臣

高泰祥拒命。

舊傳稱國主高祥依滇繫更正。

殺信使遁去。汗怒。將屠城。文謙與秉忠姚

樞諫曰。殺使拒命者高泰祥。非民之辜。請宥之。由是城民獲全。已

未伐宋。文謙與秉忠言。王者之師。有征無戰。敵國之民。當一視同

仁。不可嗜殺。汗曰。期與卿等守此言。旣入宋境。分命諸將毋妄殺。

毋焚廬舍。所獲生口悉縱之。中統元年。忽必烈汗卽位。立中書省。

首命王文統爲平章政事。文謙爲左丞。建立綱紀。講明利病。以安

國便民爲務。詔令一出。天下有太平之望。而文統亟於理財。謀議

之際。文謙屢相可否。與之積不相能。遽求出。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。臨發。語文統曰。民困日久。況當大旱。不量減租賦。何以慰來蘇之望。文統曰。上新卽位。國家經費。止仰賦稅。若復減損。何以供給。文謙曰。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。俟時和年豐。取之未晚也。於是蠲常稅什之四。商酒稅什之一。明年春。來朝復畱居都省。三年。始立左右部。總司財用。阿合馬領之。欲專奏請。不關白中書。詔廷臣議。文謙曰。分制國用。古有是理。中書不預。無是理也。若中書不問。天子將親泄之乎。汗曰。仲卿言是也。阿合馬計不行。由是忌文謙。至元元年。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鄙野。事無統紀。文謙拔蜀士五六人於俘虜中。使習吏事。旬月間。簿書有品式。子弟亦漸知讀書。俗爲一變。浚廣來漢延一渠。溉田十數萬頃。人蒙其利。語詳郭守敬傳三年。還朝。諸勢家言。有戶數千。當役屬爲私奴者。議久不決。文謙謂以乙未歲戶籍爲斷。奴之未占籍者。歸之勢家可也。其餘良民。無爲奴之理。議遂定。四年六月。裁執政員

數。文謙例降參知政事五年。淄州妖人王胡惑衆事覺。逮捕百餘人。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。愚民無知。爲所誑誘。誅其首惡足矣。卽命文謙往洩其獄。唯三人坐棄市。餘皆釋之。七年二月。立司農司。文謙以參知政事兼司農卿。十二月。升司農司爲大司農司。就進大司農卿。奏立諸道勸農司。巡行勸課。請開籍田。行祭先農先蠶等禮。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。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。選貴胄子弟教育之。時阿合馬議拘民間鐵冶鑄農器。高其價以配民。創立行戶部於東平大名。以造鈔及諸轉運司干政害民。文謙悉於汗前極論罷之。十三年。拜御史中丞。阿合馬慮文謙當言路。合臺憲內外發其姦。乃奏罷諸道按察司以撼之。文謙奏復其舊。然自知爲姦臣所忌。力求去。會脩新曆。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。領太史院以總其事。十九年。拜樞密副使。首議肅軍政。汰冗員。選將才。優恤士卒。未及施行。二十年三月。以疾卒。官年六十有七。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。晚交許衡。尤粹於義理之學。爲人剛明簡重。數

忤權幸。而是非得喪。一不以經意中。統至元間。興學劭農。授時諸大政。凡出自文謙所規畫者。皆爲一代成憲。鐵穆耳汗卽位。贈光祿大夫。大司徒。諡忠宣。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。太師。開府儀同三司。上柱國。魏國公。二子。晏。侍皇太子。眞金東宮。爲府正司丞。忽必烈汗以晏功臣子。選充刑部郎中。累遷大司農丞。鐵穆耳汗卽位。命進講經史。擢集賢侍講學士。參議樞密院事。遷集賢大學士。樞密判官。出爲陝西行臺御史中丞。卒。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。魏國公諡文靖。次子杲。侍儀司引進使。

賈默字子聲。初名傑。字漢卿。廣平肥鄉人。幼嗜學。毅然有立志。金末。族祖旺爲郡功曹。令習吏事。不肯就。蒙兀南伐。默與同行。三十人被俘。獨得脫。歸家破。母僅存。驚悸得疾而亡。槨葬後。蒙兀兵復至。遂南走渡河。依母族吳氏。醫者王翁妻以女。使業醫。轉客蔡州。遇名醫李浩。授以銅人鍼法。金義宗遷蔡。默度北兵且至。又走德安。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。默自以爲昔未嘗學。學

自此始歲乙未。韓歌互汗命皇子闕出伐宋。軍入德安。楊惟中軍前行中書省事。奉旨招集儒釋道之士。默乃北歸。隱居大名。與姚樞許衡講學。至忘寢食。繼還肥鄉。以經術教授。忽必烈汗聞其名。自潛邸遣使召之。默變姓名以自晦。使者微服踵其友人後往見。默不得已乃拜命。既至。訪以治道。首以三綱五常爲對。汗聽之曰。人道之端。誠莫大於此。默又言。帝王之道。在誠意正心。心既正。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。一日凡三召與語。奏對皆稱旨。自是敬待加禮。不令去左右。及訪明治道者。默薦姚樞。卽蒙召用。俄命世子眞金從默學。賜以玉帶鉤。且諭之曰。此金內府故物。汝老人佩服爲宜。且使我子見之。如見我也。久之請南還。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。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。忽必烈汗卽位。召至上都。問曰。朕欲求唐魏徵者。有其人乎。默對曰。犯顏諫諍。剛毅不屈。則許衡其人也。深識遠慮。有宰相才。則史天澤其人也。天澤時宣撫河南。汗卽召拜右丞相。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。時初建中書省。平章政事王

文統以才見委任。默上言曰：臣事陛下十有餘年，數承顧問，與聞聖訓，仰見陛下亟於求治，未嘗不以利民生安社稷爲心。時蒙格可，汗在上。

舊傳作先帝，按郝經傳稱憲宗曰蒙哥，自是當時正稱蒙兀，尙實不諱君后名也。

姦臣擅權，天下財賦總執

在手，貢獻奇貨，銜耀紛華，以娛上心。其扇結朋黨，離間骨肉者，皆此徒也。此徒當路，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，救世一念，猶養有年矣。今天順人應，誕登大寶，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踊躍，引領盛治，然平治天下，必用正人端士，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，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。爲子孫久遠之計，其賣利獻勤，乞憐取寵者，使不得行其志，斯可矣。若夫鉤距揣摩，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，無它，意在擯斥諸賢，獨執政柄耳。此蘇張之流也。惟陛下察之，務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，授以重任，則天下幸甚。它日，默與王鶚、姚樞同侍御前，復面斥文統曰：此人學術不正，久居相位，必禍天下。汗曰：然則誰可相者？默曰：以臣觀之，無如許衡。汗不說而罷。文統深忌默及姚樞，許衡乃請以樞爲太子太師，默爲太子太傅，衡爲太子太保，欲使